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 郑炳林 主编

敦煌佛教与石窟 营建



王惠民 著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 郑炳林 主编

敦煌佛教与石窟

营建



王惠民 著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 / 王惠民著. —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7. 9

(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 / 郑炳林主编)

ISBN 978-7-5423-4220-1

I. ①敦… II. ①王… III. ①敦煌石窟—研究 IV. ①K879.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7561号

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

郑炳林 主编 王惠民 著

出版人 王永生

项目负责 孙宝岩

责任编辑 董宏强

书籍设计 徐晋林 张小乐

出版 甘肃教育出版社

社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730030

网址 www.gseph.cn E-mail gseph@duzhe.cn

电话 0931-8773136 (编辑部) 0931-8773056 (发行部)

传真 0931-8773255

淘宝官方旗舰店 <http://shop111038270.taobao.com>

发行 甘肃教育出版社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41.5 插页 3 字数 600千

版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书号 ISBN 978-7-5423-4220-1 定价 125.0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0931-2607208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总 序

丝绸之路是中西文明交流永恒的通途,也是连接中外的一条艺术之路。西域地区的音乐舞蹈、佛教艺术都是通过这条道路传入中国的。隋代“九部乐”、唐代“十部乐”中的西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天竺等风格的乐舞都来自于西域地区,也都是通过这条路线进入中原地区的,特别是《西凉乐》,就是《龟兹乐》与传入河西的中原古乐融合之后形成的一种乐舞。佛教壁画艺术和雕塑艺术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形成自己特色后又回传到河西、敦煌及西域地区。丝绸之路石窟众多,各有特色,著名的有麦积山石窟、北石窟、南石窟、大像山石窟、水帘洞石窟、炳灵寺石窟、天梯山石窟、马蹄寺石窟、金塔寺石窟、文殊山石窟、榆林窟、莫高窟、西千佛洞等。祆教艺术通过粟特人的墓葬石刻被保留了下来,沿着丝绸之路和粟特人聚落分布于古代天水、长安等商贸城市。体现中原文化特色的墓葬壁画艺术,也分布于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沿线和吐鲁番地区。文化的交融和碰撞通过艺术内容和风格充分体现出来,所以将丝绸之路称之为艺术之路一点也不为过,反而更能体现出它的特色。

丝绸之路沿线星罗棋布地分散着大大小小的石窟殿堂,让人叹为观止。丝绸之路把古代印度地区,中亚地区,我国的新疆地区、甘青宁地区、中原地区、东北地区乃至朝鲜半岛和日本,都串联了起来。如果说石窟殿堂是耀眼的珍珠,那么丝绸之路就像一条线,经过它的串接,亚欧大陆的

颈项上出现了一副华美的璎珞,耀眼而又迷人。百年以来,丝绸之路及其沿线的石窟殿堂以其独特的气质和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前赴后继,投身于相关的研究领域。

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一直都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多年来研究的主要内容。30多年来,我们不但有一批专家持之以恒坚持石窟考古和石窟艺术研究,同时我们还培养了一批从事石窟艺术研究的博硕士研究生和留学生,他们在这个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0年我们创办了中国大陆首家敦煌学专业刊物《敦煌学辑刊》,截至2015年年底已经发行了90期,石窟艺术研究专栏连同敦煌文献研究、敦煌历史地理研究等板块共同构成了刊物内容的主体,已然成为国内石窟艺术研究成果发布的重要平台。2008年沙武田博士学位论文《敦煌画稿研究》获得该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进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与此同时,为了对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启动了《丝绸之路石窟研究文库》项目。其中《天水麦积山石窟研究论文集》《永靖炳灵寺石窟研究论文集》和《河西陇右石窟研究论文集》已经陆续出版,龟兹地区和陕西地区石窟研究论文集正在收集、整理过程之中。这种工作虽然基础,耗费人力和物力,但若能对学界研究有所裨益,也是我们最大的荣光。

结合目前学术研究动态,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启动了“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项目,研究内容涵盖甘肃省境内的大部分石窟,既有石窟群整体性的研究,又有石窟个案研究;一方面,多层次地透视丝绸之路石窟艺术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紧抓学术研究前沿,集中体现了未来丝绸之路石窟艺术研究的方向。

一、石窟艺术专题研究

学界在过去50多年中进行了大量基础的测绘调查和壁画内容考

释,这种研究基本上是以单个题材壁画为重点,按照时间顺序或者空间划分来对某种特定题材进行考察。这项研究是基础。无数前辈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本套丛书中的《敦煌石窟彩塑艺术概论》则是一个新的案例。该书以敦煌石窟彩塑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涉及中国其他石窟的雕塑。其结合洞窟建筑、壁画,以时代为线索,展示出了敦煌石窟彩塑独特的艺术魅力。此类研究还包括《敦煌石窟中的少数民族服饰研究》《敦煌藏经洞出土绘画品研究史》《敦煌隋代石窟壁画样式与题材研究》《北周石窟造像研究》《甘肃省博物馆藏北朝石刻造像研究》,等等。

二、石窟艺术与社会历史研究

石窟艺术与社会历史研究丝丝相扣。对于敦煌石窟而言,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包括记录敦煌社会开窟造像的功德记、敦煌历史人物的邈真赞等,都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材料。史苇湘先生《敦煌社会历史与莫高窟艺术》提出敦煌本土文化论和石窟皆史论,成功运用艺术社会学研究敦煌石窟,这种研究方法意在最大程度地把莫高窟考古资料和藏经洞遗书结合起来,还原敦煌社会历史。本丛书中的《敦煌阴氏与莫高窟研究》就是运用石窟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在石窟营建史的背景下对阴氏家族开凿或参与开凿的7个洞窟进行全面研究,从而分析阴家窟所反映出来的佛教思想、佛教功能以及社会和艺术功能。

三、佛教洞窟与寺院仪轨的综合研究

丝绸之路佛教寺院中的壁画造像题材,不同于博物馆藏品,它没有像藏品一样脱离原来的空间关系。这就为学者通过壁画造像所在的空间位置探索古代佛教仪轨提供了可能。本套丛书中的《麦积山石窟初期洞窟调查与研究》《马蹄寺石窟群汉传佛教艺术研究》《陇东地区北朝佛教造像研究》等主要研究对象集中于甘肃北朝洞窟,其综合造像内容、佛教经典以及中古时期寺院仪轨,系统阐释了图像与寺院生活的密切关系。这一研究方向是未来石窟艺术研究方向之一。

四、洞窟个案研究

专题性研究是基础,不过其弊端也清晰可见。这种研究割裂了一个洞窟之中壁画和壁画、壁画和塑像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实际上所有的造像题材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共同诠释了主尊乃至整个洞窟的造像设计理念,同时也反映了洞窟背后的历史信息。因此,我们在过去数十年工作的基础上,将某一特定洞窟的诸种壁画造像题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也是未来丝绸之路佛教艺术研究的大势所趋。本套丛书就包含了莫高窟第 61 窟、第 100 窟、第 454 窟、麦积山第 127 窟以及瓜州榆林窟第 25 窟的个案研究。这些成果选取特定历史时期极富代表性的洞窟作为研究对象,全面透视洞窟设计理念,深层次构建了石窟艺术发展史。

五、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区域图像的普查与研究

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公布以及学者对洞窟历史背景认识的加深,部分特定阶段的佛教洞窟研究有待再探讨。本丛书《敦煌十六国至隋石窟艺术》《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和《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即属于此类。以敦煌为例,学者们认为,敦煌石窟的晚期,由于西藏后弘期佛教的兴起和广泛流传,敦煌石窟营造被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目前随着藏语文献的整理和藏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学界对敦煌中唐到元代的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原来对敦煌藏传佛教艺术认知需要重新架构。如本丛书中的《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就对相关问题做了探讨,整理了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密教有关的大量文献与图像资料,对汉藏文献以及图像做了初步的分类与对比;讨论了吐蕃时期敦煌密教与其他信仰的关系;总结了中唐密教在整个敦煌密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本丛书以丝路沿线石窟整体为研究对象,既注重梳理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又注重对个别石窟的重点探究,以开放的、广阔的研究视野,重新审视西到龟兹,东到天水、西安,西南到川北的石窟寺遗址,探索石窟艺术风格的发展演变。

这套丛书主要汇集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近年在敦煌与丝绸之路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希望借此出版机会倾听学界的批评和指正。

郑炳林

2015 年 12 月

引 言

河西走廊的南面是东西走向的祁连山,再往南就是青藏高原;北面是沙漠、戈壁、荒山为主的内蒙古高原,也就是荒漠地带,河西走廊就是夹在雪山和荒漠之间的狭长地段。绵延 1000 公里的河西走廊在祁连山雪水的灌溉下形成一连串绿洲和草原,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富饶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河西走廊成为古代北方草原民族南下、南方高原民族北上的交汇点,汉代之匈奴、唐代之吐蕃均倚重这方肥沃的水土,在这里居住生息,有时还成为烽火连天的战场。8 世纪中叶爆发的安史之乱耗尽了唐帝国的物力,结束了一千年的汉唐盛世,一个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吐蕃趁机占领河西地区,中原与西域间的文化交流一度中断。河西走廊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走廊,更是一条历史的走廊。在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中原地区与西域乃至欧洲的交流都要经过这条走廊。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海拔 1100 米,周围是山脉,三危山和鸣沙山是敦煌的两座望山。丰富的地下水资源使这块沙漠中的绿洲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经济发达。由敦煌向西则是流沙之地,自然条件恶劣,据《法显传》记载,公元 400 年法显西行时,“敦煌太守李嵩供给,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所以进出流沙的行人

需要在敦煌停顿休息,补充给养,甚至就在此地进行商贸活动。

丝绸之路始于中原,沿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然后由敦煌主要分两道通向西域,即出阳关经昆仑山北麓的鄯善、于阗,越葱岭,最终到达大月氏、安息;或出玉门关经天山南麓的吐鲁番、龟兹,越葱岭,最终到达大宛、康居。而西域商人、物产也经此两道汇聚敦煌,再到达长安。早在东汉,中原就流行胡风,《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敦煌地接西域,成了历代中央政府特别关注的一个州,隋代裴矩《西域图记序》记丝绸之路是“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史记》等文献记载,舜“迁三苗于三危”,唐代学者注云三危即敦煌三危山,现今学者认为舜禹活动的范围在黄河中下游,影响并未及敦煌,三苗所迁的三危不是敦煌的三危山。至于敦煌市博物馆所藏当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等究为何人使用,尚不清楚。有确切记载的敦煌历史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乌孙、大月氏等少数民族相继游牧于河西走廊,西汉初年匈奴成为河西走廊的霸主。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进军河西,匈奴浑邪王投降,从此,河西归入汉朝版图。当年西汉政权设置武威、酒泉二郡,此后不久又从中分析出张掖、敦煌二郡,号称“河西四郡”,敦煌正式归于中央政权,从此,敦煌成为中央政府经营西域的根据地。关于敦煌是中原政府经营西域的基地作用,《汉书·西域传》多有记载,如公元前53年,乌孙内乱,“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后因乌孙臣服,“破羌将军不出塞还”。经过屯田实边,西汉末年,敦煌郡已经发展成为辖六县(敦煌、闵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据两关(阳关、玉门关)、人口达4万的繁华边城。

敦煌具体设郡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不晚于公元前88年。至于敦煌的含义,东汉应劭在《汉书·地理志注》中据字面意义解释为:“敦,大

也;煌,盛也。”但西汉时期匈奴刚离去,敦煌人烟稀少,在当时并非又大又盛,所以学者多认为是胡语的音译,因为《史记》记载匈奴居住“敦煌、祁连间”,而“祁连”是匈奴语“天”的意思,则“敦煌”应该也是胡语,有学者认为就是“吐火罗”的意思。设郡之后,大量移民与军人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与技术,敦煌从游牧民族居住地变成以汉族为主的农耕区域,这才“盛、大”起来。当时,敦煌与中原万里同风,早在2世纪时,王符《潜夫论》论东汉厚葬之风时说:“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此之费功伤农,可为痛心。”说明敦煌当时虽为西陲之地,但民俗一同内地。1931年在洛阳发现立于西晋咸宁四年(278)的《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碑文1500多字,并记录在辟雍(太学)学习的15州70余县400余名太学生的籍贯与名字,其中有敦煌学生多人。

敦煌除了具有重要政治地位外,也是商业贸易往来的重镇。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带人马出使西域,意欲联络被匈奴打败的大月氏人共同对付匈奴,张骞历经艰险,来到阿姆河北岸大月氏的居住地,阿姆河流域水草丰美,大月氏已经无意返回故里。张骞虽然没有得到大月氏的允诺,却了解到大量西域地理和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在历史上首次打通了联系中原和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开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纪元,史称“凿空”。从此汉代到中亚、西亚的使者不绝于途,《汉书·张骞传》记载:“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则百余人……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不仅中国人频繁西行,西域胡人也来中国经商,《三国志》记曹魏太和年间(227—233)仓慈为敦煌太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至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

惠”。仓慈深得西域诸胡民心,及卒,“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史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20世纪初,斯坦因从敦煌西北的烽燧中发现8件4世纪初的粟特文书残片,内容是在中国经商的粟特人写给家乡撒马尔干的主人、亲戚的信件,报告洛阳当时的战乱以及他们在武威、敦煌等地经商的情况,是研究粟特商人来华的重要资料,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敦煌文献显示,敦煌直到10世纪时还居住着粟特和其他民族的人。《魏书·蠕蠕传》记载正光二年(521)五月,蠕蠕可汗婆罗门“率十部落诣凉州归降”“十二月,诏安西将军、廷尉元洪超兼尚书行台,诣敦煌安置婆罗门。婆罗门寻与部从谋叛,投暎哒”。从蠕蠕可汗名字为婆罗门看似带有印度文化色彩。唐代敦煌设有从化乡,居民多数来自昭武九姓。

秦代的长城只修筑到临洮(甘肃岷县),西汉则沿着河西走廊一直续修至敦煌以西,《汉书·西域传》记:“自敦煌西至盐泽(罗布泊),往往起亭。”由于气候干旱,至今敦煌还保存有无数汉代长城、烽火台遗迹,人们睹之而发思古之幽情。长城脚下设阳关、玉门关,成为进出西域、中原的门户。

阳关位于今敦煌市区西南70公里处的南湖乡墩墩山之南,古以“山南为阳”,故称阳关。关城今已不存,唯山顶遗留一座汉代烽燧,残高5米,底宽8米。

玉门关位于今敦煌市区西北90公里处的小方盘城(一说在相距10公里的马圈湾),残高10米,长宽各25米,南北各开一门。至于关名的来历,近代人猜测玉门关是古代美玉由此输入中原而得名,这是一个生动的想象,流传甚广,然恐非史实,因为设关之目的是为了管理西域、中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不是因美玉而设。从《易经》“西北之卦……为玉为金”之语看,张掖西北之关为金关,敦煌西北之关为玉门关,当近事实。

阳关、玉门关沿汉代长城而建,初为防范匈奴而设的关卡,后来阳关、玉门关不仅是地理概念,它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意蕴。因为出

长城意味着进入胡语地区,在古人心目中,自长安至敦煌已很遥远,再向西行,就是胡语世界,阳关、玉门关成了中、西分界的代名词。阳关、玉门关是唐代诗人的流行题材,在唐诗中有情绪各异的表现,无论他们是否到过敦煌,所写诗歌或伤感或浪漫,都动人心弦。王维(?—761)送元二使安西而作《渭城曲》,感伤惆怅,成为古代送别诗的经典作品: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之涣(688—742)《凉州词》也是带着浓浓愁绪: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戴叔伦(732—789)《闺怨》更将男女缠绵之情与黄沙弥漫的玉门关相联系:

看花无语泪如倾,多少春风怨别情。
不识玉门关外路,梦中连夜到边关。

同样是玉门关,王昌龄(?—约756)《从军行》则具有男儿本色: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浪漫主义诗人李白(701—762)在《关山月》中更是以浩荡气势来描

写玉门关：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诗意酣畅，千古传颂。上述诗人同样生活在8世纪，却在以阳关、玉门关为题材的诗歌中有着不同气质、不同胸怀，不禁令人为之感慨，亦是诗歌的动人之处。其实，唐王朝的势力最远已经达到中亚，敦煌之西还有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焉耆）等安西四镇，《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记天宝年间“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间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无如陇右”。阳关、玉门不再是边塞关隘，隋唐敦煌艺术辉煌灿烂，其水平与中原一致，隋唐时期的敦煌可谓“大而盛”时代，将阳关、玉门关描绘得如此凄凉，只是诗人的想象而已。

敦煌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和经济的发达，逐渐成为古代中原与西域交往的重要路口，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桥头堡。宋代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这条陆路通道逐渐废弃。明代设嘉峪关，将敦煌居民迁移到嘉峪关以东，敦煌经过汉唐宋元的繁荣昌盛，终于萧寂下来。

佛教传入中国与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佛教传入中国提供了条件。佛教东传，首及西域，尔后传到河西、中原，逐渐发展成为深刻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宗教。敦煌位于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佛教东传的重要一站，《魏书·释老志》云：“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S.6537背面有社会文书数件，其中《十五人结社约》记载：“敦煌胜境，凭三宝以为基；风化人伦，藉明贤而共佐。君臣道洽，四海来宾。五谷丰登，坚牢之本。人民安泰，恩义大行。家家不失于尊卑，坊巷礼传于孝宜。”S.4359诗曰：“莫欺沙州是小处，若论佛法出彼所。”虽是夸饰之词，亦可领略古代敦煌人对本土佛教兴盛的自豪感。

莫高窟自 366 年开始建窟至元代一千年间,逐渐成为敦煌的佛教圣地,不时有一两千人来此做功德,如北周瓜州刺史于义任职期间开凿的 428 窟有供养人 1100 多身。敦煌研究院藏 D0671 号(发表号为 322 号)《辛亥年腊八燃灯分配窟龕名数》记载 951 年在莫高窟“遍窟燃灯”,469 窟有一方题记显示 953 年在莫高窟举办过 2000 人的法会。S.5448《敦煌录》为五代时期三界寺道真抄藏本,形成时间也在五代后梁或后唐时期,记载了敦煌的名山古迹,其中记载莫高窟是:“州南有莫高窟,去州二十五里,中过石碛带、山坡,至彼斗下谷中。其东即三危山,西即鸣砂(沙)山,中有自南流水,名之宕泉,古寺僧舍绝多,亦有洪钟。其谷南北两头有天王堂及神祠,壁画吐蕃赞普部从。其山西壁南北二里,并是镌凿高大沙窟,塑画佛像,每窟动计费税百万。前设楼阁数层,有大像堂殿,其像长一百六十尺。其小龕无数,悉有虚檻通连巡礼游览之景。”中唐(蕃占时期)文献 P.2991(5)《报恩吉祥之窟记》描写莫高窟是:“三危雪迹,众望所钦。岩高百尺,河阔千寻。岫吐异色,鸟弄奇音。见善思及,易地布金。”晚唐敦煌组诗《敦煌廿咏》之三是《莫高窟咏》:“雪岭干青汉,云楼架碧空。重开千佛刹,旁出四天宫。瑞鸟含珠影,灵花吐蕙丛。洗心游胜境,从此去尘蒙。”S.3905《天复元年(901)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描绘莫高窟迷人景色:“宕谷先贤名迹,萨诃所记因缘,因兹万圣出现,千佛各坐金莲。石涧长流圣水,花林宝鸟声喧,圣迹早晚说尽,纸墨不可能言。”于中也可领略当时的壮丽景观。

敦煌学包括敦煌史地、敦煌文献(汉简、藏经洞发现文献)、敦煌石窟。古代敦煌地区分布着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五个庙石窟、一个庙石窟等石窟,其中莫高窟石窟最多,资料最丰富。敦煌地区有石窟 700 多个,塑像 2000 多身,壁画 5 万平方米,藏经洞出土的文献有 6 万件,绚丽丰富的敦煌石窟、敦煌文献为我们了解佛教与佛教社会提供了形象的资料。

目 录

第一章 道俗交得:敦煌佛教寺院与石窟	001
第一节 佛陀足迹与佛教的产生	004
第二节 藉像标真与佛像的产生	042
第三节 敦煌佛教寺院与石窟	065
第二章 凿仙窟以居禅:石窟的形制与营建	093
第一节 石窟形制	097
第二节 供养人、工匠与工程	129
第三节 画稿与榜题底稿	154
第三章 乐僔、法良发其宗:敦煌石窟的首创	163
第一节 竺法护与敦煌早期佛教	166
第二节 北凉石塔与早期三窟	174
第三节 早期三窟的佛教造像题材	191
第四章 建平、东阳弘其迹:北朝敦煌石窟的营建	213
第一节 北魏时期敦煌石窟的营建	216
第二节 西魏时期敦煌石窟的营建	241
第三节 北周时期敦煌石窟的营建	268
第五章 禅慧双弘:隋代敦煌石窟的营建	289
第一节 隋代佛教概述	292

第二节 隋代敦煌与敦煌佛教	297
第三节 隋代敦煌石窟的营建	324
第六章 丹青妙绘:唐前期敦煌石窟的营建	351
第一节 唐前期洞窟分期	354
第二节 唐前期敦煌石窟的营建	361
第三节 唐前期敦煌佛教造像题材	399
第七章 投诚梵宇:蕃占时期敦煌石窟的营建	439
第一节 敦煌陷蕃与蕃占时期敦煌佛教	442
第二节 蕃占时期敦煌石窟的营建	458
第三节 蕃占时期敦煌佛教造像题材	470
第八章 森罗万象: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的营建	495
第一节 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的营建	501
第二节 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的营建	528
第三节 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造像题材	566
第九章 日照流沙别一天:回鹘、西夏、元时期敦煌石窟的营建	597
第一节 沙州回鹘时期敦煌石窟的营建	600
第二节 西夏时期敦煌石窟的营建	609
第三节 蒙元时期敦煌石窟的营建	623
图版目录	637
参考文献	643
后 记	647